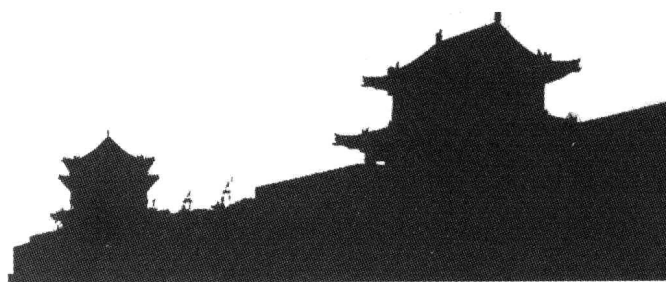




近看西安兵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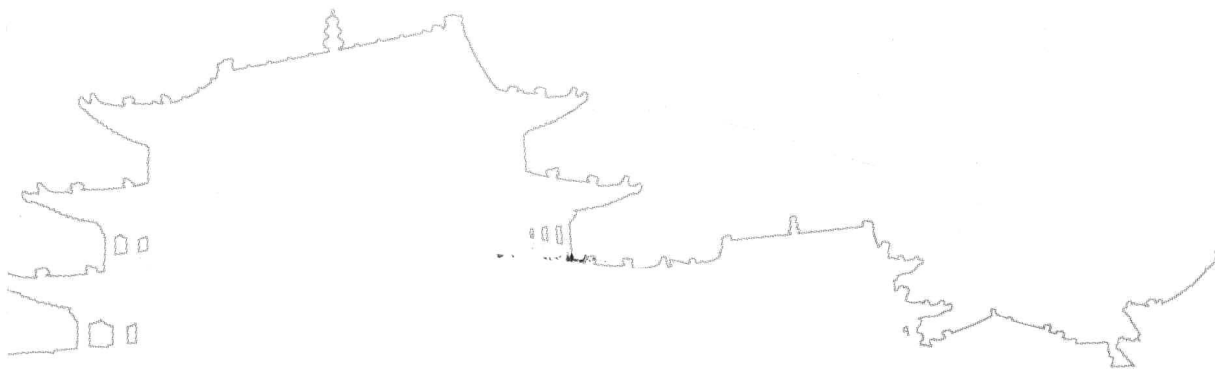
杨闻宇◎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近看西安兵谏

杨闻宇 /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看西安兵谏/杨闻宇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098-1665-3

I. ①近… II. ①杨… III. ①西安事变—史料
IV. ①K264.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4991 号

责任编辑:姚建萍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d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435 千字

印 张:26

印 数:1—4000 册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1665-3

定 价:39.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目 录

MU

LU

A部 山雨欲来风满楼

1. 一夜间背上两口黑锅 / 2
2. 浪打空城寂寞回 / 8
3. 天玄地黄 路在何方? / 17
4. 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 28
5. 从北边射来的曙光 / 39
6. 续范亭“血谏”之后 / 52
7. 黄土高原上热泪如雨 / 55
8. 洛川春早 新芽萌动 / 61
9. 春宵一刻值千金 / 69
10. 张杨联袂 暗渡陈仓 / 79
11. 锋芒初现的“艳晚事件” / 85
12. 西岳乃天下第一险峻处 / 97
13. 终南阴岭下的风波 / 107
14. 祝寿中的龃龉音符 / 113
15. 孤身东进 再闯龙潭 / 121

B部 掀天揭地风雷激

16. 御驾亲征 驻蹕骊山 / 128



17. 仁至义尽的穿插 / 135
18. 倾盆泪雨秋风里 / 144
19. 古城地火 悄然运行 / 154
20. 不欢而散的夜宴 / 166
21. 冰层之下 春水荡漾 / 171
22. 飞燖雷霆华清池 / 179
23. 沸腾不安的冬日古城 / 193
24. 南京城“戏中有戏” / 205
25. 保安窑洞里的电波 / 213
26. 八方风雨汇西安(上) / 218
27. 八方风雨汇西安(下) / 225
28. 周恩来进入西安城 / 231
29. 穿云破雾的宋氏兄妹 / 240
30. 总算脱了“虎口” / 256

C部 无边落木萧萧下

31. 便下西安向洛阳 / 266
32. 雾遮白下千林暗 / 274
33. 戏剧性的微妙博弈 / 284
34. 君有迷魂招不得 / 297
35. “三位一体”的聚合裂变 / 304
36. 一声炮响 蒲城兵变 / 312
37. 周恩来力挽狂澜 / 329
38. 四山雾霭渐分明 / 341

39. 中秋月醉抚妙高台 / 348
40. “哲利波”号客船归来 / 354
41. 息烽玄天洞里的吼声 / 362
42. 自山城飞往海天 / 368
43. “我丈夫兮孤掌难鸣” / 372
44. 碧血长留天地间 / 378
45. 红粉知己 白首缔盟 / 387
- 结语 上篇: 笔已歇兮意难平 / 394
- 下篇: 八十年的钩沉 / 399
- 后 记 / 408



A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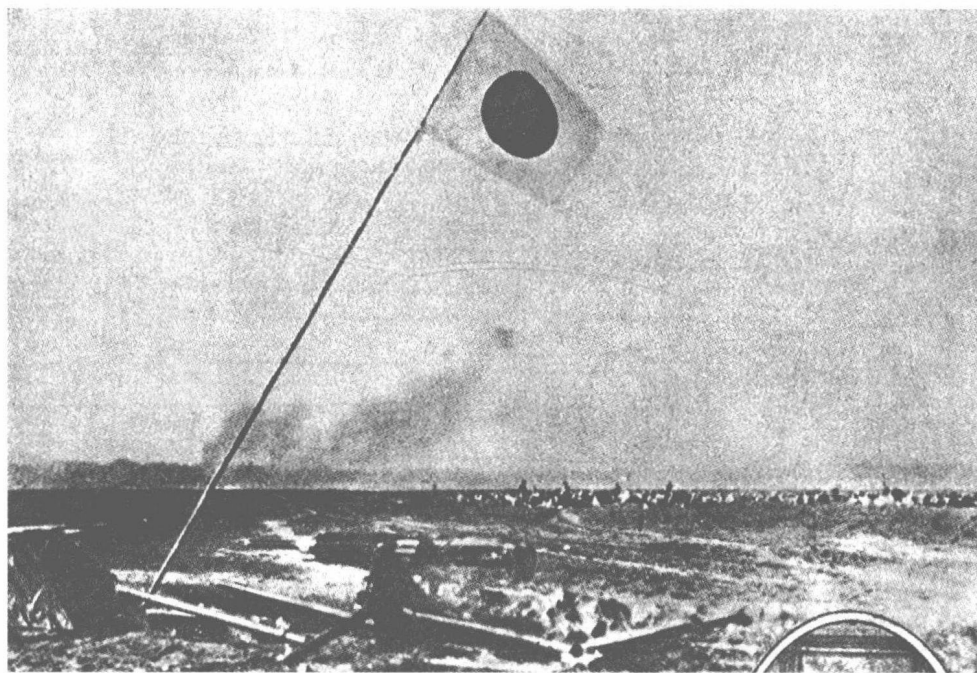
山雨欲来风满楼

Shanyuyulai Fengmanlou

1

一夜间背上两口黑锅

元帅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北洋军阀时期沿袭清制，便以“大帅”称呼军阀首领。那时有资格称“帅”的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帅”们的儿子，人们往往称其为“少帅”。背黑锅是陕西方言，含意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正因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背上了沉重的历史黑锅，不堪其负，且又被逼至绝境而毅然发动“双十二”事变，这才为“少帅”一词赋予上新的含义，



日军侵占沈阳北大营。北大营及其附近屋宇惨遭焚烧，黑烟弥漫。东北军的营地插上了日本国旗。

使其衍化而成为张学良个人的专称，在世纪转换之期，一提及少帅，人们便想起张学良。

少帅一词是美誉吗？事情仿佛又回溯到原初状态了：被称为少帅者，当年仅限于对那些未成年的孩童的戏称，很有些逗小孩玩耍的意味儿。

※

1931年，日军蓄谋已久的阴谋出笼，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一段，反诬这是中国军队所为。9月18日晚上10时许，日军突然炮轰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侵入。一夜之间沈阳失守，一周内辽宁、吉林两省30多座城市插上了太阳旗。

面对区区万余关东军，拥有26万之众的东北军却一枪不放，退而又退，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国人痛心疾首，一起诘责东北边防军司令、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气愤地称其为“不抵抗将军”。

事实真相怎么样呢？

7月12日，张学良打电话给蒋介石，报告东北紧张局势，蒋介石指示：“要避免引起冲突，现在还不是与日本作战的时候。”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尽管这样，蒋委员长仍不放心，9月12日约张学良至石家庄会晤，张学良说：“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要动手了。”蒋介石郑重而言：“我们力量不足，不应还手，只有提请国际联盟解决。你应严令所部，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他们硬说我们先动手，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无奈，张学良只得下达“避免冲突，不准抵抗”的命令。而这一“令”传下去，立即遭到上下官兵的强烈反对。于是，张学良又命令秘书长吴家象，再给南京发报，东北将士要求抵抗，请委员长下令！

蒋介石的回电很快就来了，答复是：

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可也。蒋中正。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得寸进尺，连续占领安东（今丹东）、营口、长春、吉林、昌图等城市，此后不到三个月，东北三省全告沦陷。一时全国舆论哗然，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纷纷举行声势



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各地报纸也纷纷相继发表文章，指责、谩骂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东北失陷，作为封疆大吏的张学良未能奋起抵抗，固然有错，但平心而论，“不抵抗”之罪名加在他头上，实在是“蒋冠张戴”，替蒋背上了一口黑锅。

※

出于利害冲突，日本关东军对张学良一家是很嫉恨很恼火的。1928年6月，在皇姑屯车站炸死了张学良之父张作霖；翌年冬天，又将张学良的三子张闾琪炸死在沈阳的“仰德医院”（当地人称南满医院）里。世人皆知张学良与日本关东军有“杀父之仇”，而后一件令张学良切齿的“夺子之恨”，却鲜为人知。

1989年张学良在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恢复自由后，他在台北会见了一位叫池宫城晃的日本记者。这位记者把多年搜集的关东军秘密档案复印给张学良亲阅，张学良通过这些与他有关的日本绝密档案资料，才惊愕地找到了答案。

原来，1929年冬天惨死在沈阳南满医院的三子张闾琪，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事前获悉张学良将军要送爱子前往“仰德医院”求医时，连夜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出面，以威胁利诱之手段，收买了“仰德医院”的广野三田，然后暗中布置日本特务在X光胸透机内密装炸弹，由特务幕后操纵引爆致死！可叹的是，张学良在解开这血腥之谜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所以隔年张学良在台湾接受日本NHK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开头就说：“我恨日本！”

少帅，由于其出身、地位之特殊，不免挥霍放纵，社交失检。出于对他不抵抗的反感，其风流韵事被渲染扩大，乃至成了报章的花边笑料。9月18日晚上，张学良为招待宋哲元等将领，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宇宙锋》。日本新闻媒体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宣扬九一八前夕，张学良在北平日销千金，夜拥丽人。11月中旬，上海几家日人办的报纸，刊出一则耸人听闻的报道：九一八之夜，张学良与著名影星胡蝶正在北平跳舞，并称少帅赠给胡蝶十万元巨款，以资酬报，又将两人的照片并列报端。日本新闻捏造了一个有关“缩头乌龟张学良”的绯闻，欲将张学良彻底击垮。

著名学者马君武基于爱国义愤，写了“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两首，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直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张学良与“红颜祸水”的胡蝶：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诗中的赵四，指已与张学良同居而未结婚的赵一荻；朱五，原北洋政府内务部长朱启钤的第五个女儿，是少帅的舞友。

马君武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时受任为实业部处长，后弃政从教，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哀沈阳》诗出于马君武这样的名人笔下，国人对九一八国难之夜少帅与胡蝶跳舞之事，更坚信其有。此诗于是不脛而走，广为流传。张学良也因此多了个臭名：风流将军。这也是一口无形中背上的黑锅。

马君武没有料到，他在义愤之下的不察，以讹传讹，使少帅与胡蝶蒙受了不白之冤。诚如胡蝶所洞察的那样，是中了暴日造谣生事之毒计。

胡蝶，23岁，以美艳著称，当时被誉为东方第一美女。她于11月21日在上海《申报》显著位置，以特大号字体刊登了《胡蝶辟谣》，郑重声明，九一八之夜与张学良跳舞事虚无实根：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外出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蝶也民国之一分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守土之贵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如者矣！

深明大义的胡蝶，谅解马君武激于义愤的失察，未予指责，但对日人的险恶用心言辞痛斥：

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之个人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

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事实也是，1931年9月中旬，包括胡蝶在内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四十余人，在导演张石川带领下，去北平拍摄外景。至天津时，见有大批撤下来的东北军，知是沈阳失守，故他们到达北平的时间，应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为示对日本侵略者的抗议，他们开会决议“抵制日货，规定罚规”，前后近两个月中，都是集体行动，无一人单独外出过。及至胡蝶回到上海后，才从报上看到所谓与张学良跳舞的桃色新闻。

明星影片公司的导演、编剧及演职员，深为胡蝶不平，也一连两天在《申报》刊登《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为胡蝶辩诬：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事实，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归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演职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个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外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

胡蝶辟谣，张石川等启事，以及少帅左右仗义执言，渐使事实澄清，九一八之夜这桩莫须有的公案，终于告结。

1933年3月上旬，张学良代蒋介石背过，以“不抵抗”被迫辞职下野，南去上海戒毒，一个月后出洋“考察”。有人欲介绍他与胡蝶见面，他婉言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不要再去害别人了。”

寓居海外的胡蝶，于1964年夏天赴台湾参加第11届亚洲电影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问及33年前这段公案时，她以痛苦的神色说：“真是冤枉，我与张将军当年直至今朝，都是旧闻不相识，怎么会在一起跳舞呢？日本人为中伤张将军，以图引起国人对他的仇视，作肆意造谣，未辨真伪，将我牵了进去，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要紧的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胡女士既然从未与张将军谋面，今次来台湾正是机会，若是想见张将

军，我愿居间联络安排。”一记者热情自荐。胡蝶连连摆手：“不必了，不必了，既然未相识就无需相识了。”

晚年，胡蝶仍在回忆录中宣称：跳舞风波是莫须有的公案。



浪打空城寂寞回

1935年11月，南京的一条条大街被萧瑟、颓败的景象所笼罩，人行道两旁法国梧桐的枯枝败叶，在寒风中打着旋儿。下午5点刚过，天色灰蒙蒙的。街上行人稀少，商店生意清淡，店员一个个拢着袖子，坐在堂前打盹儿。

这时，一列长长的轿车队伍，首尾相接，从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开出，一路鸣着喇叭，浩浩荡荡地穿过大街小巷，朝鼓楼方向驰去，喇叭声惊动了正打盹儿的店员，忙赶到路旁驻足观看。闪光锃亮的小卧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进首都饭店的院内。

十数个肃立门口的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侍者，连忙迎上前去。

一位身材魁梧英俊潇洒的年轻将军从卧车内一闪身下了车，他约莫三十四五岁，中等偏高的个头，棱角分明的脸庞，清秀的眉宇间透着英气。他身穿草绿色的呢料军服，腰间佩着武装带，脚蹬乌油发亮的长筒马靴，领章上缀着三颗金色的将级星徽。这一身打扮，使得这位年轻的将军，愈显得精悍、利洒、威武。

他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径直朝饭店的门厅走去。好几名先下车的将军、随员毕恭毕敬地肃立两旁，有的献媚地上前打招呼。他挥了挥手，旁若无人地照直前行，身后洒下一串“笃笃”的马靴声。

进到二楼房间，随从秘书、副官纷纷拥上前来听候吩咐。侍者帮他解开武装带，脱下马靴，换上软底便鞋，年轻将军微微地摆了摆手，示意他们离开，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嘘了口气，便右手托腮，望着天花板发怔。侍者端来咖啡，小心地放在茶几上，便悄然地退出房门。

这位年轻将军便是赫赫有名的统帅二十余万东北军的陆军一级上将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

张学良从西安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届代表大会，已经二十多天了。面对着日军对中国领土的疯狂进犯，对沦陷区人民的野蛮杀戮，对中华民族主权的肆意践踏，他满以为这次会议一定会提出抵御外侮的方针和措施，没料想当局闭口不提抗日救国，仍然口口声声“攘外必先安内”，热衷于打内战；军政大员们感兴趣的是拉选票、搞竞选，千方百计为自己牟取高官要职。

尤其使张学良感到压抑的是，这次来南京，上至委员长，下至行政院各部办事人员，对他十分冷淡。回想起历年来每次进京受到的隆重欢迎和一系列高规格的礼遇，仿佛有隔世之感。

那是1930年5月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在中原混战，双方交战不相上下，胜负一时难决。而处在东北方向拥有重兵的张学良，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蒋、阎、冯纷纷派出代表前往游说，极尽笼络讨好之能事。张学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支持蒋介石。9月18日，他发表了“巧电”并同记者的谈话，接着便率领东北军进关，21日占领天津，26日进驻北平，大军所到，势如破竹，不出两个月，力量的对比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阎锡山、冯玉祥见情况不妙，只得宣告失败，通电下野，历时七个月的蒋、阎、冯中原大战宣告结束。对东北军在困境之时伸出的一臂之力，蒋介石感激不尽，旋即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同年7月间，石友三起兵反蒋，张学良遵命又派兵和蒋系刘峙部南北夹攻，不到半个月，就使石友三全军覆没。这时，张学良的势力范围覆盖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热河、察哈尔等六省且又囊括了北平、天津两大城市，在全国的地位和实力仅次于蒋介石，在诸多大小军阀的眼里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

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四中全会，那会儿张学良连中央委员都不



张学良将军 (1936)

张学良 (1901—2001)，著名爱国将领，字汉卿、号毅庵，辽宁海城人。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海陆空军副司令、“鄂豫皖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代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反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与反共内战政策，1936年12月12日同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是，但因替蒋介石立下盖世之功，被特邀参加。年近三十岁的张学良好不荣耀，乘坐蒋委员长派来的专列进京，津浦路沿线每个车站都悬挂着大标语：

“欢迎促进统一、竭诚拥护中央、劳苦功高的张副司令！”

到达南京下关，张学良登上蒋介石派来的专车。一路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警车开道，数十辆小车簇拥，直抵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蒋委员长早已率领大员们站在门口迎接，车刚停稳，蒋委员长一只手便伸进车窗，紧握着张学良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

当晚，蒋介石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为张学良接风，并把他介绍给出席四中全会的代表和党国头面人物。蒋介石还亲自把盏向众人提议：

“为英明绝伦的张副司令干杯！”

偌大的宴会厅顿时桌动椅响，觥筹交错，代表们欢呼着拥上前来和他碰杯，争着和他握手，处处是鲜花、美酒，处处是恭维、赞颂，张学良满面红光，应接不暇，沉浸在一派艳羡的目光和欢乐的海洋中。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更是受到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热烈、亲切而非同一般的欢迎和款待。从不在政治场合露面的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也破例在自己的私邸接见了于凤至，并认她为干女儿，宋美龄也和她结拜为干姐妹。

自从张学良和蒋介石联手以后，五年以来，他每次来南京，总要受到破格的接待，不是蒋介石亲自出面，至少也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委员长前往机场迎接。可是，这一次到明故宫机场来接他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场面冷冷落落，机场里外连一面纸糊的彩旗也看不到。

开会期间，张学良本想将东北军开赴西北同共军的战事向蒋介石与何应钦陈述一番，争取得到兵员、武器上的补充和经费上的接济，但几次见面，刚一开口，便被堵住了：“公务很忙，这事以后再说吧！”

“仅仅五年过去，我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地位、声望竟一落千丈。”想到这里，张学良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这时，房门轻轻被推开了，随从副官刘海山走到他的前面，细声说：“副司令，请用晚饭啦！”

张学良瞥了刘副官一眼，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穿上马靴，扣好风纪扣，心不在焉地朝门外走去。

当他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时，腰板儿挺得笔直，脸上又流露出矜持和自信的神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宁愿将沮丧和抱怨深深地掩藏在心底，绝不轻易地外露于人。

他端起碗，没有一点食欲，只吃了一块牛排和一碗肉糜粥，便离开饭桌，匆匆回到住室。他站在落地窗前，透过玻璃心不在焉地朝外张望。外面是堆满阴云的天空，大街上行人稀疏，间或有一辆汽车驶过，带着刺耳的呼啸，掀起一路的尘埃。他又接续这饭前的思路，陷入了情感的天地——

其实，一切都很明白，受冷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共军作战吃了败仗！将军打下败仗，那是奇耻大辱，是比什么都丢脸的事情。五年来的经历就像一个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儿都有。

※

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占领东北三省为满足，1933年1月，又悍然出兵攻入山海关内。张学良吸取九一八事变的教训，他未向南京政府请示，立即作了抗战的部署，命令何柱国部在山海关、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按防御计划予以抵抗；又令商震部三十二军赴滦河转冷口之线；宋哲元指挥的二十九军开赴喜峰口；王以哲指挥的六十七军开赴古北口；万福麟部挺进界岭口以北地区，支援热河汤玉麟进行抗战。在这种形势下，2月，日军转向热河进攻，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司令汤玉麟腐败透顶，初则首鼠两端，拒绝援军入境，继则不战而逃。热河失守的消息传到北平，张学良一番抗日苦心，完全付之东流。他气得顿足捶胸，立即下令通缉捉拿汤玉麟，查抄他在天津的家产。张学良这些措施，却丝毫未能减弱全国人民的激愤，上下沸腾，纷纷谴责南京政府。东北军事最高当局的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被人们骂得狗血淋头。善于嫁祸于人的蒋介石通过他的宣传机器，把“失地”的罪责完全转嫁到张学良身上，迫使他3月8日致电南京政府，请求辞职……

为了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懑，蒋介石以北上督师、筹划反攻为名，3月9日下午4时在保定车站他的专列里召见了张学良。召见之际，边上只坐着一个国舅宋子文。张学良原以为这次召见，是商议有关抗日问题，便在心里暗暗地拟定了反攻热河的计划，请缨杀敌。然而，当张学良刚同蒋介石在车上照面，屁股还没坐稳，蒋介石就板着面孔说：

“汉卿，你的辞职电报我接到了，很了解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哗然，集中攻击我们两人。热河失守，你守土有责，我当然也难辞其咎。”

蒋介石说到这里，转头看了一眼坐在身旁的宋子文：“这就好像一条船一样，三个人要乘这个船，船就要沉了，应该有一个人跳下去。汉卿呀，你看这……”说到这里，他故意顿住，与宋子文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学良。这四道目光，简直像四条寒光闪闪的利剑。